

# 问题官员复出可考虑公示

日前,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去职务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以河北省省委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了当地某帮扶对接会。这一消息迅速在网上掀起涟漪。不少人把它看作“问题官员”复出的新例,质疑免职问责不过是“缓兵之计”。

因公共事件而去职的官员每每复出,总会引发热议。事实上,仅三鹿事件上,此前已有官员复出,由于广受关注,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为此回应表示,任用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看一时一事,还要发挥他的长处和特点。从官员能不能胜任工作的角度来看,重新委任“问题官员”不是全无道理。

能不能给问题官员安排新工作,其实本不是问题,并没有哪项条款明文规定永不叙用问题官员。然而,问题官员毕竟不同于其他官员,这些人要通过什么途径,怎么复出才是问题。

封建王朝时期,官员“进出朝野”的情况常有,彼时官员复出全凭君王意愿。而现代国家以民意为基础,官员复出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经过特定程序,获得公众同意;二是权力系统在充分考虑民众感受,权衡能不能承担官员复出可能引起的民意反弹后,作出相应决断。

采用公众同意的方式,显然一目了然且无可争议。相对来说,由权力系统内部权衡决断的做法则较为“隐蔽”,更适用于竞争型政治系统。在竞争型政治系统下,虽然执政者可以作出不需公众认可的

复出决定,但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充分估量公众不认可的后果,确定有没有能力承担这种政治后果,因为公众态度直接关系到权力系统所获的政治评价,以及未来的选票走向。某种程度上,这种关联决定了权力系统无法忽视公众感受,所作决定往往隐含公众同意。

回到三鹿事件官员复出,吴显国走的是第二种方式。不过,与竞争型政治系统不同,中国当下的政治系统不具有极强的“反馈机制”。也就是说,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权力系统不能及时地感知来自民间的情绪,公众也无法当即向上施压。一旦公众不认可,会不会产生负面后果呢?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类超过民意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不会马上呈现,可经由时间、事件累积,各种负面后果形成的叠加效应往往会酿成于权力系统难以承受的情况。

在这个意义上,问题官员复出不能忽视民众意见,而在权力系统内部权衡机制尚难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公众同意是不可绕过的唯一途径。实际上,现有的官员任免机制中并不缺少民意途径,给予任命官员一定公示时间的做法完全可以适用于官员复出。

或许站在干部管理程序的角度,在原级别重新任命官员,确实不需要公示。然而,重新任用问题官员,无论如何都不能少了公众的谅解和认可。如果不实质性地经过这个程序,问题官员若不能胜任新职,或出现新的问题,承受代价的不仅是官员,还有整个权力系统。(付小为)

## @ 一语惊人 @

“我的人生太没意思”  
——长春6岁女童10天写200页寒假作业,叹说放假还不如上学。

出处:《新文化报》  
“假如我们离婚了,户头就多了一个,补偿款也能多一点”

——南京女子为多拿拆迁款假离婚,丈夫趁机偷偷与小三结婚。

出处:《扬子晚报》  
“之前到处找投资商,人家不愿意来,现在总书记来了,就啥也不缺了”

——河北省阜平县贫困村获习近平访问后慰问不断,村支书如此感慨。

出处:《新闻晨报》  
“他欠女人的钱不还,还威胁、恫吓、耍无赖”

——网曝商丘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民强骗色艳照,自称受害的女子表示忍无可忍。

出处:华声在线  
“我打工挣不到钱,也照顾不了年迈的母亲”

——甘肃49岁男子因讨不到工钱无钱买年货对生活失去信心,杀死83岁老母。

出处:《兰州晨报》  
“啥坏事都干过,杀人最在行”

——吉林高三女生不满父亲管得严凶杀父,骗子“杀手”骗走其6万元便消失。

出处:《新文化报》  
“地坛乃公园而非公墓,无论安葬还是塑像均有损历史原貌”

——北京地坛公园拒绝为史铁生安葬骨灰,获部分网民支持。

出处:《新民晚报》  
“孩子由于恐惧已不敢再去学校上课”

——广西10岁女童在宿舍内遭强暴,父亲称其再也不敢上学。

出处:《京华时报》 木桦辑

## 焦点式致富



自去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之后,此前外界几乎无人知晓的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顿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短短的半个月中,各种发展项目、捐款捐物、慰问演出等纷至沓来,令村干部应接不暇。(1月21日《新闻晨报》)

村干部抱怨客人太多,招呼不过来,这算得上甜蜜的烦恼,众所关注总比被世人遗忘要好得多,只是前后巨大的反差耐人寻味,这种有如中了一个大彩的幸运也令人感喟。

这个贫困村,中央领导都来看了,地方上自然不敢怠慢,层层加码,恨不得让骆驼湾村一夜之间富裕得完全变了模样。我很是不解,此前,骆驼湾村的贫困状态难道当地就当没看见;还有别的贫困甚至更加贫困的村庄,社会各界为什么不关心一下,难道

也要等中央领导都走一趟吗?

如今,上边关怀骆驼湾村的项目、捐款数不胜数,这或许在短时间内集聚不少物质财富,但如果当地村民没有发展自主性,而只是被动接受“要你富你就得富”,富裕之路能走多远,甚至好运还能热络多久就令人担忧了。有一个细节可以做一个旁注,当地出钱把领导走访过的这家村民房屋粉刷一新,但户主认为“不刷更好”。我不由得恍惚,这些热闹的场景,到底是为村民致富还是一个别的什么舞台。

中央领导走访贫困乡村,了解我国的真实贫困状态,意在探索共同富裕,但从骆驼湾村焦点式扶贫这一后续效应来看,地方上似乎没有切入正题。 文/李建华 图/焦海洋

# “热回应冷调查”成套路

### 只因民众无权

山体滑坡、矿难瞒报、塑化剂、速生鸡……一起起牵动老百姓“神经”的热点事件,事故责任追究渐无音讯,事件调查雾里看花。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对于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多数地方选择“迅速表态”,然而这“迅速”的后面,却是“热回应、冷调查”成套路。(1月21日《新闻晨报》)

热回应、冷调查损伤公信力,但对于一些地方官员而言,却是“应急处理”的法宝和偏方——热回应,不过是一种高调姿态,能向上级交代、敷衍媒体而已,民众只是安抚的对象。热点事件的背后,往往与违法乱纪或渎职失职有关联,假如热回应、热调查,一些官员恐怕是“自找难看”,甚至影响仕途,堪称“自掘坟墓”。

所以,一个地方每遇到突发事件、热点事件,基本的套路就是,在热回应的背后,是轻描淡写,是左顾而言他,目的就是“热点”事件拖延成“温和”,以至于“冷却”,让公众将其淡忘。

热回应冷调查成为地方应对热点事件的套路,原因固然多多,比如“封闭运作”。当下,官方处置一些公共事件,最终的调查结果、处理情况,似乎还没有形成自觉“告知”公众的习惯与义务。再如,问责制度不够完善,个别地方甚至形同虚设。

不能否认,上述理由的确存在,但根本的原因,笔者认为民众力量式微,民众“无权”——民众只是旁观者,被动接受者,而非参与者。一些热点事件如何调查、如何处置,民众不仅缺乏有效的路径过问,更没有条件“干涉”,民意民情动辄被摒弃。

当民众成“屁民”,当民众说话是“屁话”,那么,舆论的呼声与关注,也只能顶个“屁用”。反过来说,假如民众力量壮大,当地方官员敢滥用权力,欺上瞒下,将热点事件“冷处理”,甚至不了了之,民众就有权问责,甚至摘掉其“乌纱帽”,那么,“热回应冷调查”这种低劣的官场糊弄术哪还能有市场呢? (沂蒙客)

## “房妹”“房姐”假户籍不能注销了事

郑州“房妹”事件还未落停,“房”氏家族疑云再起。与郑州有关部门对“房妹”虚假身份证处理办法如出一辙,陕西“房姐”案件也是在开始查处阶段,“房姐”龚爱爱的假户籍便被注销。如此一来,假户籍名下的大量房产如何处置,就成了难解之谜。

假户口是违规套购大量房产的前提,当事人的“迷信”、公安机关的“疏忽”都无法掩盖问题的性质。

户籍与身份证是我国公民最为重要的身份证明资料,严肃性毋庸置疑。可有人就是敢这样瞒天过海,在真实身份之外办理不同的身份证件。因而,事情穿帮了,简单化地注销虚假身份证明,显然无法服众。相反,案件刚开始追查,涉案单位便匆忙注销虚假身份证明,难免给人急于脱身的印象。

用假户籍证件套购房产的龚爱爱是否向公安机关虚报事实、隐瞒真相?为她办出“两种身份”的部门到底是未经核实、操作失察还是滥用职权、权钱交易?种种问题都需要深入调查,如有违法之举,相关责任人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对寻常百姓而言,手续繁杂、关卡重重的户籍、身份管理制度,为何一再对一些“特殊人群”“决口”?到底是有关部门“疏忽”导致的“巧合”,还是权与利的勾结交易?这些问题,也不应仅仅止于注销虚假户籍,更需要用详实透明的调查处理结果,来给公众一个实实在在的交代。

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的处理,只能让公众更加浮想联翩。大家关心的,不是有关权力单位一个轻描淡写的回应,而是这样的“疏忽”为何发生、如何避免;公众在意的,也不仅仅是“房妹”“房姐”究竟有多少房产,而是“身份”掩盖下的利益寻租怎样发生,如何才能把失控的权力关进牢笼。

身份信息不该成为特定者随意更换的面具,更不能成为某些人钻空套利的把戏。从根本上堵住漏洞、防治腐败不能靠“高调回应、低调处理”的态度,而是抓住公众追问的契机彻底调查、严肃追究。

(新华社记者 王珏 魏圣曜)